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六月霜

### 第二回 哀同志夢遇熱心人 伸公論手編女士傳

卻說越女士與兩個學生正在商量救秋女士的家族，如何登報，如何開女界大會。誰知剛說得出神頭上，忽然「當」的一聲，接連著又是「當」的一聲。越女士掉回頭來一看，才知是鍾打兩下了。便向丁、王二人說道：「我們因為講了話，把時候都忘記了，你們想也餓了。」說罷，伸手把叫人鍾揷了兩揷。外頭伺候的婆子，聽見叫鍾一響，連忙奔到閣裡來問道：「奶奶，什麼事使喚？」女士答道：「已兩點鐘了，快去搬飯出來罷。」那婆子答應了一聲，就退出閣來，向廚房搬飯去了。停一回兒，他們師生三人，吃畢了飯，盥洗已畢。振儒和志揚辭了先生，一同到西門務本女學堂裡找朋友去了。這裡越女士獨自一人，在水閣裡頭沉吟了半晌。忽然執筆吮毫，隨手取了一張紙頭，「颯颯」，沒有半個鐘頭，寫了好幾行文字出來。又拿在手中細細的看了一遍，便放在台上，用一塊楠木雕花的界方壓了。自己便走到一隻藤榻上，橫身睡下。

才合上眼，忽聽見水閣外頭那條竹橋，又在那裡咯吱咯吱的亂響，又彷彿聽見有人在那裡叫道：「姊姊，姊姊。」細細的聽去，這聲氣好像是極熱的。連忙翻身起來，向外一望，不覺驚喜交加。卻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那位秋先生！但見那秋先生身穿一件雪青官紗罩衫，裡襯一件粉紅洋紗的短衫。下束一條元色實地紗百折湘裙。元色洋襪，蒲鞋面緞子繡花的鞋子。微風飄動，露出那點梅本色洋紗褲子。頭挽時新髻，宛然如舊。

此時越女士心中很有些兒驚疑，正要想迎他進來。忽見那秋女士已走至跟前，恨恨的說道：「咳，姊姊，吾再不道世界上竟有這等黑暗的國度的！」越女士驟然聽得此言，也摸不著他為著什麼事。但在秋女士口中，此等說話是常常有的，故也不以為怪。正要想句話兒來回答他，不料他又接著說道：「姊姊，我前次曾和你辯論『革命』二字。我痛恨那些留學東洋的新少年，胸中全無愛國的思想，動不動就侈言革命。他那裡曉得什麼種族不種族？不過學著些些皮毛，就要高談闊論起來。逞了少年血性，不知輕重，只管同兒戲一般的胡鬧。待到闖出了禍來，逃的逃，殺的殺。此等頭顱，自從有了革命黨以來，不知糟踏了多少，卻終是一錢不值的，白白送掉，還能換得一件半件好的政事出來麼？所以我的宗旨，和他們是冰炭不相投的。我也自料我女界的將來，決不受這層魔力的。咳，那裡曉得，今日我自己倒反受了這層魔力壓！姊姊，須念我當初和姊姊結交一場，為我將這家庭革命和種族革命的兩層道理辯白辯白。我雖死了，倘有人繼我的志，把這家庭革命實行起來，男女能夠平權，那時我在地下也自快活的。千萬姊姊不要忘記呀！我要去了。」說罷，轉身往外就走。越女士聽了這番言語，正在恍恍惚惚的，摸不著他的頭腦。忽見他要去了，便立起身來，一把拖住，死命要叫他坐下，說道：「我還有話和妹妹說呢！」秋女士道：「姊姊，我今是不能和姊姊常敘的了，姊姊你自己珍重罷！」只見他一頭說話，兩隻眼睛卻已含了一包眼淚，聲音也哽咽起來了。便灑脫了越女士的手，一陣旋風，轉眼間已影蹤全無了。

越女士被風一吹，覺得毛骨悚然，心中又突突的亂跳。正欲喊那伺候的老婆子時，忽聽得有人喚道：「奶奶，天已晚了，快醒醒罷。丁小姐和王小姐在那裡等著奶奶吃夜飯呢。」於是翻身起來，身上猶覺得汗毛直豎，呆呆的只是出神，想方才的事哩。那婆子道：「奶奶這一覺睡得好久呀。」女士回道：「方才我睡了，做了一個夢，夢中記得是秋先生和我講了半天的說話。」那婆子道：「這是奶奶想念了秋先生，所以就有這個夢了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前頭丁、王兩個女學生也進來了。大家說了一回，婆子就向廚房裡去搬了夜飯進來。師生三人吃了，又閒談了片時。

振儒看見台上楠木界方底下壓著一張有字的紙兒，隨手拿起來一瞧。忽聽見越女士說道：「這是我方才隨筆寫的。想要把這篇小傳，明日先去登報，然後再慢慢的從長計議。你們不要忘記了，替我譽一譽出來。我明天飯後，就要送去的。」振儒答應了一聲，便道：「明天我朝上騰罷。」說罷，和志揚一同把這篇小傳細細的看去。但見上寫道：

秋女士瑾，字璇卿，浙江山陰縣人。女士幼承家學，甫笄，涉通經史，喜為歌詩，然多感世之辭。年十九，嫁某縣某京宦某君，生一子一女。女士隨某君居京師有年，痛憤庚子之變，以提倡女學為己任。凡新書新報，靡不披覽，以此深明中外之故，而受外潮之激刺亦漸深。一日，脫簪珥為學費，別其夫，送其子若女，受鞠於外家，孑身走東瀛留學。時京師諸姊妹與相識者，置酒於城南陶然亭餞之，以壯其行。此光緒三十年某月日事也。

女士既之東，見留學界種種腐敗狀，欲拂衣徑歸。曾於所著《中國女報序》發之曰：「當學堂未立，科舉盛行時代，其有毅然舍高頭講章，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者，詎不曰新少年、新少年。然而大道不明，真理未出，求學者類皆無宗旨，無意識，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，造成買辦翻譯之材。近十年來此風稍變。然吾又見多數學生，以東瀛為終南捷徑，以學堂為改良之科舉矣。今且考試留學生，某科學人、某科進士之名稱又喧騰於吾耳矣。嗚呼！此等現象，進步歟？退步歟？吾不敢知。要之，吾女界前途，必不經此二階級，是吾所敢決者。」又曰：「世間有最悽慘、最危險之二字，曰黑暗。黑暗則無是非，無聞見，無一切人世間應有之行為思想。彼宅身其間者，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歟！夫舍生負氣，孰不樂生而惡死，趨吉而避凶。而所以陷危險而不顧者，非不顧也，不之知也。苟醒其沉醉，使驚心萬狀之危險，則人自為計，寧不勝於我為人計耶？」又曰：「我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，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，使我女子生機活潑，精神奮迅，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，為醒獅之前驅，為文明之先導。」其與人上下議論多類此。

女士性伉爽，遇有不達時務者，往往面折廷爭，不稍假借。以此人多銜之，甚或舉俄之蘇菲亞、法之羅蘭夫人以相擬。女士亦漫應之，自號曰「鑑湖女俠」雲。三十二年，秋女士自東歸，過滬，聞母喪，倉皇歸里。旋應明道女學堂之聘，為教師。明道女學者，女士同鄉人徐錫麟所創辦也。三十三年五月念六日，徐錫麟之獄起於皖，浙中大吏指女士為同黨，殺之。年三十有一。

論曰：女士生平，好俠負氣。今之死非其罪，縱官吏橫暴，不至若是酷。是必有挾私憤而陷害之者，假手於亂黨，以為獻媚長官之計，而其咎不盡在官吏也。嗚呼！此之謂預備立憲。

女士在旁，見二人看完了，便說道：「這篇小傳，因為要緊登報，所以內中的情節，都有不盡的地方。」振儒答道：「我看論斷一段的意想，倒有八九分猜著的。」三人講究了一回。女士因日裡過於憂憤，此刻已是無精打采的懶懶欲睡。志揚和振儒也便告辭出來，各自安寢去了。次日，大家端正去幹事不提。

在下說到這裡，有一位看官問道：「說書的，你說了許多的話兒，總沒有說個明明白白。究竟這個秋女士為了什麼事體，才被這個紹興府把他殺了？你說書的也該一一的說給我們聽聽，免得我們巴巴兒的，心中好不難過麼。」看官實備的也極是。但是在下只有一支筆，寫了這邊，就缺了那邊。俗語說的，一口難說兩處話，在下此刻正是一筆難寫兩處事了。既如此說，且待我吃了兩筒水煙，呷了一口茶，再慢慢的逐一逐二，從下回裡敘他出來便了。